



杨浦区江大峡谷 ■张文忠

## 岁月悠悠

# 吧嗒吧嗒木拖鞋

■任斌越 文

立夏一过,天渐渐热了起来。那天与妻子一起去超市购拖鞋,只见各式拖鞋一排排地陈列着,有塑料的、毛麻的、竹面的及皮拖鞋等等。见到这么多好看的拖鞋,不禁想起儿时夏天穿木拖鞋的情景来。

我们小时候,绝大多数家里,大人孩子夏天穿的都是木拖鞋。当时人小,也搞不清这木拖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。听大人讲,中国古代人就有穿木屐的习惯;从电影里看到,东瀛之人也有穿木拖鞋之习俗,不过他们穿的木屐是有后跟的,与我们穿的不太一样。我们穿的木拖鞋就是一块鞋状的木块上,钉着一条二指多宽的帆布条或铅发丝等。至于,那时木拖鞋为什么风行,我想可能是廉价的原因吧。因为那个年代,老百姓的钱包都是瘪瘪的。

记得当时街上的杂货店都有木拖鞋买,但弄堂里的人很少去买。夏季来临之前,每家都能翻出一大堆木拖鞋来,整理整理,把鞋头缺了的布条钉上,就能混过一个夏天了。且杂货店里的木拖鞋都是新木料,刨得又不到位,穿上去刺刺啦啦的,不太舒服,不像家里穿了好几年的木拖鞋,油光铮亮,穿上去滑滑的,舒服极了。

约莫到后弄堂里能冲冷水浴时,木拖鞋吧嗒、吧嗒的声音就在街上响了起来,往人还未到,木拖鞋的声响就先传了过来。暑假下午,弄堂里的

十多个“小鬼头”,手持热水瓶,脚蹬木拖鞋,前呼后拥,吧嗒吧嗒前往茂昌冷气间泡冰水时,木拖鞋踩在高桥路的弹咯路上,在午后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响,很是“壮观”。夜里厢,乘风凉乘到一半,热得实在吃不消了,就会问爷娘讨几分洋钿,约上二三个小伙伴,拖着木拖鞋,一路“特勒”到东门路长江食品商店,几个人拼一杯刨冰降降温,然后再吧嗒吧嗒走回来,到了家门口又冒出一身汗,于是只好跑到后弄堂里,再去冲几桶冷水。

我们的弄堂离黄浦江不远,暑天里,几个小伙伴常常会去江边的垃圾码头游泳。到了江边,先把木拖鞋扔在水里,人再跳下去,向前游几步,把木拖鞋套在双手,就一路向外游去。有时碰上纠察来“捉”时,穿了木拖鞋跑不快,我们就把木拖鞋攥在手里,赤脚在被晒得滚烫的路面上四处逃窜,回家一看,脚底往往被烫起了水泡,疼得龇牙咧嘴。

在垃圾码头游泳,各个弄堂去的孩子很多,大家都要占好位置,在抢占中不免会引起争吵,你推我搡中,情急之下,有人顺势脱下木拖鞋当武器,一记攒过去,竟把对方砸出了血。见出了血,原还拥在一起打闹的孩子们,一哄而散,很快不见了踪影。事后一打听,砸得不太严重,才放下心来。没几天,穿着木拖鞋的“小鬼头”们又出现在黄浦江边了。

有一阵,全社会大兴挖防空洞之风,居委会要求各弄堂完成制作砖胚

的任务,弄堂里的小伙伴们在居民小组长指派下,骑了辆黄鱼车去指定的地方装砖泥。有一次,在装了满满一车泥回来的路上,我与另一位小伙伴在后面把车推得飞快,奔跑中,我一只木拖鞋突然一裂为二。我赶忙弯腰拾起裂开的木拖鞋,刚要追上飞驰的黄鱼车,谁知,前面的黄鱼车突然撞到了一位急穿马路的老太太。黄鱼车斜在人行道边后,立刻围上了一大堆行人。

不一会儿,警车来了,我赤着膊,手里拿着裂开的木拖鞋,在警察的“押送”下,因“犯事”被警车带到了公安局。警车进入公安局大院时,门口的路人指着警车说,看!又抓来了一车。

幸好我们黄鱼车是为“深挖洞”而出车的,经居委会打招呼,事情处理得较快,当天晚上,我们三个人就被“放”出了公安局。走在路上,人行道上坐满了乘凉的人们,有的在聊天,有的在喝茶,有的在下棋,有的在打牌。我们三个刚从局里“走”出来的少年,心里既害怕又担心,路上没一个人开口说话,只听到在闷热的空间里,四周传来此起彼伏的木拖鞋拍打地面的吧嗒声,充塞着我们的双耳。

走到家门口,我发现,那只已裂开的木拖鞋,还被我在手里。我扬手一甩,已分为两片的木拖鞋,被扔得很远。

后来,随着社会的发展,经济的繁荣,生活水平的提高,各色各样、色彩缤纷的塑料、海绵等各式漂亮拖鞋,开始进入家庭,粗陋的木拖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家里被母亲藏在阁楼上的所有木拖鞋,在老宅拆迁中,亦都被当垃圾铲除了,现在就算要拍张图配文,也无处可寻了。

## 意犹未尽

■余建民 文

前两天,我在参观一场记录上海旧风貌的摄影展时,看到了过去酱油店、老虎灶等影像,感到十分亲切,也让我回忆起了与酱油店、老虎灶相关的许许多多的往事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我家一直住在黄兴路(近长阳路)上的一条窄弄里。记忆中的酱油店叫“王万泰”,后来公私合营了,好像还叫“王万泰”,坐落在黄兴路西侧,店门朝东。店设在二层楼房的下面,开间较大,光店员就有四五人,其中有位女营业员叫小高,个子不高,短发圆脸,待人很客气。店主家的小儿子叫王森志(音),初小时,我曾经与其短暂同班,但与其相熟,还是因为认识了小四子。

小四子与我同龄,也是67届初中生,他在树人中学上学,我则在靖南中学。小四子家是开老虎灶的,店面与“王万泰”并排,在其北面,中间隔了一条弄堂和几间门面。其家也是二层楼房,楼上住人,楼下老虎灶兼客堂、厨房等。

小四子家是淮阴人,乡音颇重。小四子家虽然排行为四,说明其上还有兄长,他下面还有个妹妹。其大哥高高大大,脸上有出天花的痕迹;二哥相貌堂堂,一表人才;三哥脊柱侧弯,背弓着,但精气神很好。其父肤色白净,但背有些驼,说话和蔼,谈吐不俗;其母中等身材,很勤快,待人很客气。小四子集中了其父母的优点:肤色白净,鼻梁高挺,相貌堂堂,眼睛虽不算大,但炯炯有神,身材则与我相近,在一米七朝上。

他家虽然开着老虎灶,但经济状况未必就好,有事可以佐证:一是其二哥谈恋爱时,曾向别人借了条毕挺的裤子装门面;二是其二哥谈恋爱时,第一次请女方吃的是四分一根的棒冰,而不是八分一根的雪糕。

我与小四子虽然同届,但开始交往并不多,只是去他家泡开水时,遇到了才交流几句,倒是与其父交谈得略多些。后来文革了,停课了,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,同龄人的交往就多了些。但当时,各人有各人的圈子,我当时常与比我年长些的人交往,喜欢到一家有院子的人家锻炼身体,举杠铃,练哑铃,偶尔还练些拳脚;另外,就是把家里仅存的一些书,用来与别人交换着看,而这些,好像都未与小四子交结。

后来,无意中,我看到小四子在拉二胡,我就凑了上去,与其交流二胡方面的内容。当年,我也把

家里尘封已久的父亲的二胡拿出来练了,学会了不少曲子。由之,我与小四子的交往就多了起来,他时常来我家,听我拉二胡,有时他也拉给我听。有几次,他还带我去“王万泰”的阁楼上,与王森志一起听唱片,曲目是什么记不清了,但肯定有“梁祝”。当年,听轻音乐是犯忌的,我们只能偷偷摸摸做做贼似的听。因为是“做贼”,所以印象特别深。

再后来,上山下乡的高潮来了,我与小四子均在列。要下乡,就需要有装备,至少得有一只大大的木箱吧。当时,各家均没有多少余钱可以用来添置大件的東西,大家只能是穷则思变,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了。我与小四子均学上了木工手艺,且做得像模像样的,都是榫卯结构。我从小四子家对面弄堂的我的远房表哥处借来木工工具,先为姐姐家做了一人多高的碗橱和方凳,再为自己做了床头柜和大大的箱子。在从事木工劳作时,小四子经常来交流,并与我互拉二胡,但我们没有合奏过。给家具油漆时,他给出了很好的建议,尤其是箱子采用明黄色的底色,再加两遍清漆罩面,效果甚好。这只箱子,跟着我走南闯北地到处漂泊,至今还在我外甥家用着。

除了拉二胡,做木工方面的交流,我与小四子也交流过人生,我俩都对未来有迷惘感,但也都坚信,只要能吃苦,努力了,就不怕风吹浪打。

装备停当后,我经不住居委会多次动员,报名去了安徽临泉县插队,小四子则由父母安排,回淮阴老家务农。期间,我每次探亲回家,总会探听小四子的消息,听说他一切均好。

1993年,我调回上海前,杨浦大桥就动工了,位于黄兴路旁的房屋先行动迁,小四子一家就搬离了;尔后,我一家也紧跟着搬迁了。

这样算来,我们分离已近半世纪之久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起,我偶尔写点文章,发在各地报刊上,署名本者为多;退休后,我写过不少回忆往事的小文,刊在我喜欢看的杨浦时报、新民晚报和其它报纸上,也是署的本名。文章中,有些是描述当年住在黄兴路旁棚屋时的旧事的,不知道小四子是否看到了这些文章?不过,即使他看到了,也未必能知道那些文章与乳名叫毛头的我相关。因为,当年我们只叫各自的小名,至于对方姓甚名谁都不知道。但愿这篇小文能被小四子看到。

## 世相百态

# 退群

■耿勇 文

退休前无数次想过“无责一身轻”,从此过上手握紫砂壶,独坐黄昏后的悠闲日子。可不曾想,真正退休了,又逢手机智能化时代,会玩微信后,手机不离手,恰如“妾心合君心,一似影相随”。

每日从晨梦中醒来,再到夜深人眠,在朋友圈里打转,真如当年大侠行走江湖。大家分享资讯,什么娱乐新闻明星结婚离婚;股票房市涨落养生保健新产品;环球豪华游艇红海死海地中海;警世格言醍醐灌顶让人后

悔明白太晚;大事小事杂事与你横竖不搭界却抢眼球的事……

“圈”大且杂,信息太多,看不过来,在自豪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”之余,又觉得这朋友圈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把“圈”收拾得最好的方法是建“群”。“群”起,众人如过江之鲫,离“圈”入“群”,或兼而有之。自打有“群”后,失散多年的老同事、老同学便穿越时间隧道,来到你面前,这中间失联的几十年,似一条小河沟轻松跨过。“群”里相见,仍旧生活在当年,不问少说现世,大都是没完没了的怀旧,主打项目和品牌就是发黄旧照,那是说不完看不够意气风发青春的倩影。

走出伤感怀旧“群”,杂览其它趣味相投五花八门“群”,像喜欢钓鱼的、爱好打乒乓的、自驾游的、考驾照

的、教育子孙的、健康长寿的,大伙居“群”里,有事说事,没事闲聊或分享“链接”,倒也悠闲自乐。

本以为此一乐,会细水流长,却不曾想快乐来去匆匆。今日你拉个人群,明天我也推荐一名,人一多,如林子大,什么鸟都有一样。炫富的有之;推销商品的有之;拉选票的有之;狂发“阿弥陀佛”信佛者有之。最让人吃不消的是相互推荐各类养生保健信息,什么生姜可以降低血脂,早吃生姜如人参,晚吃生姜如砒霜;吃蘑菇可以防血栓,吃苹果可以补肾;核桃补脑,蚕豆护肾……没完没了。即便纯粹无暇的“群”,该说的话,经不住日子久远,很快便相视无言。群主无奈,担心人散群空,只好每天早上起床后来一句问候和祝福,图案翻新,话依旧是那几句老

话。

人在“群”中,如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。长期潜伏,不冒头,有人会觉你架子大,不近人情;不管真心的还是违心的去点赞,又觉无聊,也虚假;人群人流,点赞、转载、评说费时伤眼,不为自己所愿。思来想去,还是下决心退群省事,群里多我一个,不多,少我一个,不少。我对群里众人而言,如过年的小碟冷盘,有它没它一样过年。

退群后,不再被手机所“囚”,每日品茗读书赏花,清静而愉悦。或许是人老易怀旧,退群后,与友人联系也返璞归真,书信往来,且不论用毛笔写小楷,还是硬笔写行书,都是笔酣墨饱,气韵流畅,让人赏心悦目。

退群之举,不曾想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

## 诗抒胸臆

### 题外婆家

■冯如

客到西湖何处聚,  
桥边柳下外婆家。  
三文豆腐燃椒焙,  
一叶芭蕉载玉虾。  
集美河鲜自如味,  
亲民餐价直须夸。  
此中佳誉扬宁沪,  
共啜吴山一碗茶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votimes.cn. 欢迎投稿